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2.004

《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与《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 共有心理动词义位释义对比研究^①

刘伟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摘要:在原型范畴观的指导下,使用释义因子理论,对比《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和《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内容,发现这两部词典都比较重视义核,而且客体因子比主体因子的凸显度更高,程度因子在释义中的作用突出。在此基础上,对以上两部词典中的“希望类”心理动词义位加以封闭研究,发现它们在释义上呈现如下特点:从释义因子类型的选择来看,普遍重视义核,但对某些附属因子的关注度存在差异;在释义配例上,两部词典基本贯彻了“同场同模式”的理念,但《牛津中阶》对附属因子的选择要比《学汉语》更有针对性,对学习者来说词义区分度更高;从同义词群内部核心成员的释义精细度来看,发现以上两部词典中充当义核的词往往是典型群内部词价最高者,其释义精细度也更高。最后,建构了心理动词的宏观释义模式,提出释义因子理论在词典释义、多义词义项划分以及易混淆词辨析等五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心理动词;释义因子;释义模式;外向型学习词典;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164,H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2-0021-10

引言

20世纪30年代以来,结构语义学、逻辑语义学、认知语义学的成果不断给词义研究带来新的理论和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语言学家特别是语义学家尤其重视对主要实词义位的形式化表征研究,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利奇等运用义素分析法对词义结构进行探讨,并影响到了法国、德国、苏联等国家的学者。俄罗斯语义学家和词典学家阿普列祥(J. D. Apresjan)在《新编俄语同义词解析词典》(1997;2000)中使用了16个语义配价,分别是主体、逆主体、对抗主体、第二主体、客体、内容、主题、信息受体、事物受体、处所、起点、终点、期限、工具、手段、公众^{[1]25-27}。这项研究是从语义配价角度对语义描写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为同义词或近义词的辨析提供了新的角度。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被引入我国,我国学者借鉴欧美学者的词义描写方法,结合汉语实际,对典型语义场内部的义位微

观结构或义位宏观结构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配价理论、框架语义学等理论引起了国内汉语研究者的注意,如符淮青在语义配价、语义格和语义角色等理论的影响下,通过描写、分析表示动作行为、名物、性状等词的词典释义,总结出“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2-4],符氏的这种方法为词义的形式化、科学化的描写开辟了新的道路。于屏方从认知语言学理论出发,选取现代汉语中的495个动作义位,将其释义配列中的概念成分范畴化,并用英语中的368个动作义位进行验证,共分析出适用于英汉动作义位的21个抽象意义参数^{[5]173-174}。于屏方所提出的“抽象意义参数”这个概念未涉及语法、语用层面。基于此,刘伟、李树正从语言研究的三个层面——语义、语法和语用出发,从释义层面提出“释义因子”概念,对形容词三个层面的释义因子分别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和分析^[6]。

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虽然近年来外向型或内向型学习词典的释义对比研究的范围逐渐

收稿日期:2022-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辞书信息数据库的中国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18ZDA302)

作者简介:刘伟(1988—),男,山东潍坊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①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届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生李颖在资料搜集和统计中做了大量工作。

扩大,借助结构语义学、认知语义学等理论的相关探讨深度不断加强,如章宜华^[7-8]、于屏方^[9-10]、胡文飞^[11]、冯海霞^[12]等。但是,总体上看,目前仍需对典型群内部义位的释义做全方位、多层次的形式化描写和理论探索,主要目的是扩大点的研究,进而扩展到面,以提高释义的系统性。

众所周知,动词是词类范畴中的重要成员,而心理动词作为动词中的重要一类,既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和英语作为二语习得的重点内容,也是外向型学习词典释义的重要词目,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研究拟从心理动词入手,通过对比适合中等汉语水平和英语水平学习者的外向型学习词典——《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以下简称《学汉语》)^[13]和《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以下简称《牛津中阶》)^[14],从语义层面探究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类型及其分布特点,找出最佳释义因子,以构建心理动词义位的宏观释义模式,希望能对汉语动词的词典释义和对外汉语动词教学有所帮助。

一、《学汉语》和《牛津中阶》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类型及其描写

我们首先界定心理动词的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就“释义因子”与“义素”的关系进行说明,之后再描写两部词典中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类型。

(一)对汉语心理动词的界定

对汉语心理动词的界定,我们依据文雅丽的研究成果,如下表1^[15]:

表1 文雅丽关于心理状态动词的B类鉴别框架

语义特征	[+心理状态]:表示情绪、情感、意愿、意志倾向等方面的心理现象。
功能框架	S[人]+V[P] S[人]+(很)+V[P]+V+(O[N、V、S]) S[人]+V[P]+在/于+O[N、V]

对于《学汉语》心理动词的选取,我们坚持语义标准和功能标准。在功能标准范围内,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功能框架即可。对于《牛津中阶》心理动词义位的选取,本文以同为中型本词典的《学生实用汉英双解大词典》^[16]为中介,对《牛津中阶》中表示心理活动的英语动词义位进行了全方位提取,提取标准也是坚持语义标准和功能标准,功能标准只要符合第1条即可。

按照上述标准,本研究从《学汉语》和《牛津

中阶》的词条中筛选出含有心理活动义位的动词共计246个,其中《学汉语》中有141个动词^①,《牛津中阶》有105个动词^②。通过对比两部词典中共有的心理动词义位,筛选出《学汉语》和《牛津中阶》相对应的汉语心理动词义位有124个,《牛津中阶》和《学汉语》相对应的英语心理动词义位有75个(其中,“love²”“fear”“adore”“satisfy”均有两个不同的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义位),这充分体现了英汉心理动词义位数量上的不对等。

我们认为,从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来看,在词汇方面,这种词汇的差异体现为同一语义场中的词位或词位内部的义位不对等。汉英心理动词词位完全对等的现象很少,多数是部分义位对等,而这种词汇空缺(lexical gap)和义位空缺(sememe gap)则整体体现为汉英心理动词词汇编码度的差异性。

(二)两部词典中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类型及其描写

在描写释义因子的类型之前,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释义因子”与“义素”或“语义特征”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释义因子”不同于“义素”,主要基于两点:其一,同一语义场内部相关义位的义素属于语义范畴,而释义因子属于释义范畴,二者所属范畴并不相同;其二,从语义场内部提取出的相关义位的义素并不会直接全部反映到释义层面,而是需要经过词典编纂者的选择和排序,而释义因子则需要以语义层面中提取出的重要义素为基础,对释义配列中的概念成分进行范畴化才能得到。总结起来,义素是“释义因子”分析的基础,“释义因子”是在典型群内部,在不同的释义框架中,对同类义素的进一步抽象、概括,因而“释义因子”是义素的上位概念。

下面,我们就两部词典中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类型做全方位的探讨。本研究从《学汉语》中提取出心理动词义位的17类释义因子,分别是:义核、限定、客体、主体、程度、方式、原因、结果、行为活动、比况、频率、比照项、时间、否定、条件、让

①《学汉语》中符合心理义位的动词有141个(其中“愿意”和“心疼”“爱”分别有2个表示心理的义位)。

②《牛津中阶》中符合心理义位的动词有105个(其中“love²”“satisfy”“miss²”“adore”“scorn²”“tolerate”“respect¹”“shock²”“expect”中分别有2个表示心理的义位,“wish¹”中表示心理的义位的有3个)。

步、来源。从《牛津中阶》中提取出心理动词义位的17类释义因子,分别是:义核、限定、客体、主体、范围、程度、方式、原因、结果、行为活动、目的、频率、时间、否定、条件、凭借、来源。本文将对共有的6种典型释义因子进行细致描写和分析。

1. 义核

于屏方提出:“义核是释义配列式中词目词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意义成分。”^{[5]174} 冯海霞对“义核”做了具体说明:“义核的选择往往是词目的同义词、近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或短语,有的使用多个义核以并列、选择或组合的形式来呈现词目语义特征的凸显和隐含。”^{[12]172} 可见,义核在语义上规定了被释词的理性意义;在语法上,义核对被释词的语法属性具有规定作用。

汉语普通语文辞书主要采用对释式、定义式、

说明或描写式进行释义。其中,同义对释主要包括用同义词释义,也包括用否定副词加被释词的反义词进行释义,同时还包括用同义词分释语素。依靠同义对释,可以辅助筛选被释词释义中的义核。当然,有的被释词采用的是扩展性释义(主要包括定义式、说明或描写式),义核的确定则更为复杂一些。

对于英语心理动词义位释义中的义核的确定,我们以《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17]所列同义词群为主要参考依据。同时,我们发现在英语心理动词释义中义核的呈现形式多为非谓语动词形式,即“to+do”。该形式在语法上借助了“动词不定式”来表示语法意义,其中的“to”作为“动词不定式的形式标记”,我们将“to+do”作为义核。其中,义核分为单义核和多义核。如表2:

表2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中的义核

义核	1. 单义核	2. 多义核
《学汉语》	【惦】 惦记 ^① 。	【憎恨】 厌恶并且痛恨 。
	【惧怕】 害怕 。	【崇尚】 尊敬、重视并提倡 。
《牛津中阶》	【adore】 2 to like sth very much.	【detest】 to hate or not like sb/sth at all.
	【wish】 3 to want to do sth.	【appreciate】 1 to enjoy sth or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sb/sth.

注:①为了节省篇幅,本文将加粗的释义部分作为释义因子,特此说明,下同。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将与被释词的意义和语法属性对当的短语(固定词组或自由短语)也看作是义核。例如:

【respect¹】**2 to show care for or pay attention to sb/sth.**

【irritate】**1 to make sb angry; to annoy.**

【please¹】**1 to make sb happy; to satisfy.**

【wonder¹】**to feel great surprise or admiration.**

【forgive】**1 to stop being angry towards sb for sth that they have done wrong.**

以上英语例子中,都是用短语释义的方式,即动词不定式短语作为义核,汉语中也有用短语作为义核的情况。例如:

【喜欢】接触某个人或事物时**感到高兴、愉快**

【同情】对不幸遭遇心中**产生相同的感情并表示关心**

【介意】(把不满意的事)**记在心上**

【后悔】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以后,

认为自己不应该那样做

被释词“喜欢”用两个义核,分别是“感到高兴”“感到愉快”。被释词“同情”也有两个义核,分别是“产生相同的感情”“表示关心”。被释词“介意”用“记在心上”,被释词“后悔”用“认为……不应该那样做”作为义核。

另外,英语中也存在否定副词加被释词的反义词或者反义词加否定副词进行释义的方式,我们也将“否定副词+被释词的反义词”整体视为义核。例如:

【stand】**10 to not like sb/sth at all; to hate sb/sth.**

2. 主体、客体因子

主体是心理动词中动作的发出者,动作发出者既可以是一个整体(单元主体),也可以是单元主体协作完成的多个主体(多元主体)。客体分为一般客体和特殊客体。一般主体如上表“悔恨”释义中的“自己”,特殊主体如“关怀”释义中的“上级”“大人(父母等)”。客体即心理动词所联系的除主体之外的所有关涉对象,分为一般客体和特殊客体。如下表3和表4:

表3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中的“主体因子”

词典	主体因子
《学汉语》	【关怀】上级对下级、大人(父母等)对孩子关心、爱护。
	【悔恨】认识到自己错了而责备自己
《牛津中阶》	【repent】to feel and show that you are sorry about sth bad that you have done.
	【sympathize】1 to feel sorry for sb;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sb's problems.

表4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中的“客体因子”

词典	一般客体因子	特殊客体因子
《学汉语》	【喜欢】接触某个人或事物时感到高兴、愉快。	【关怀】上级对下级、大人(父母等)对孩子关心、爱护。
	【嫌弃】因为讨厌而不愿意接近(人或事)。	【宠】对喜欢的人或动物过分地、不恰当地爱(多指小孩子)。
《牛津中阶》	【fear ² 】2 to think that sth bad might happen or has happened.	
	【wish ¹ 】2 to say to yourself that you want sth that can only happen by good luck or chance.	

3. 原因因子

原因因子是导致心理活动产生的原动力,是从心理动词释义中概括出来的造成人或事物处于某种心理状态的释义类型。形式标记通常为

“因”“因为”“由于”等,《牛津中阶》中的形式标记为“because”。《牛津中阶》中存在部分“无形形式标记”的原因因子。如下表5所示:

表5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中的“原因因子”

词典	有标记原因因子	无标记原因因子
《学汉语》	【想念】因为对某人或某个环境有感情而常常想起,希望再次见到。	
《牛津中阶》	【stress ² 】to give sth special force or attention because it is important.	【grudge ² 】to be unhappy that sb has sth or that you have to do sth.

4. 限定因子

限定因子的一般形式在汉英词典释义中存在差异:汉语为“定语成分+主体”“定语成分+客体”,而在《牛津中阶》中除用“从句”或后置定语等形式限定主、客体之外,还会使用“sb/sth+be+adj”的形式,表示对某事或某物的性质、状态的判定。如下表6:

表6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中的限制因子

词典	限定因子
《学汉语》	【同情】对别人的不幸遭遇心中产生相同的感情并表示关心。
	【宽容】不计较,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
《牛津中阶》	【dislike ¹ 】to think that sb/sth is unpleasant.
	【connive】to work secretly with sb to do sth that is wrong; to do nothing to stop sb doing sth wrong.

5. 程度因子

程度因子是在释义框架中表现被释词的语义程度或者强度等级,形式标志为“非常”“很”“特

别”“十分”,一些程度非常强的限定词,如“强烈”“迫切”等也算程度因子。如表7所示:

表7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中的“程度因子”

词典	程度因子
《学汉语》	【哀悼】非常难过地怀念死者。
	【钟爱】特别喜爱。
《牛津中阶》	【detest】to hate or not like sb/sth at all.
	【love ² 】2 to like or enjoy sth very much.

6. 行为活动因子

根据于屏方对于客体续发活动因子的介绍,即“某些动作义位,其释义中除要求出现客体之外,意义尚不完整,还要求出现客体的续发动作行为”^{[5]175}。在心理动词释义中,由于释义因子划分的需要,我们对由主体发出或客体发出的且不充当义核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称为行为活动因子。主体发出的称之为主体行为活动,客体发出的称之为客体行为活动。如下表8所示:

表8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中的“行为活动因子”

词典	主体行为活动因子	客体行为活动因子
《学汉语》	【后悔】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以后,认为自己 不应该那样做 。	
《牛津中阶》	【fear ² 】I to be afraid of sb/sth or of doing sth.	【expect】I to think or believe that sb/sth will come or that sth will happen.

二、《学汉语》与《牛津中阶》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分布及其特点对比

(一)《学汉语》与《牛津中阶》共有心理动词

表9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共有心理动词释义因子分布表^①

	类别	义核	限定	客体	主体	范围	程度	方式	原因	结果	行为活动	比况	频率	比照项	时间	否定	条件	让步	来源	目的	凭借
《学汉语》	频次	124	17	33	10	0	32	10	10	2	8	2	5	4	4	7	6	1	1	0	0
	频率%	100	13.71	26.61	8.06	0	25.81	8.06	8.06	1.6	6.45	1.61	4.08	3.23	3.23	5.65	4.84	0.81	0.81	0	0
《牛津中阶》	频次	75	18	63	8	2	22	13	11	1	7	0	1	0	5	3	3	0	2	2	2
	频率%	100	24	84	10.67	2.67	29.33	17.33	14.67	1.33	9.33	0	1.33	0	6.67	4	4	0	2.67	2.67	2.67

注:①频率的计算是:首先一个义位中出现的相同类型的释义因子只记为一次,然后用各类释义因子在义位中出现的频次数分别除以义位总数。《学汉语》可以和《牛津中阶》相对应的汉语心理动词义位有124个,《牛津中阶》可以和《学汉语》相对应的英语心理动词义位有75个。

通过表9发现,《学汉语》和《牛津中阶》中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各释义因子的分布情况。从各释义因子所占比例可以看出,有的相同释义因子出现的频率差异较大(如客体因子),而有的相同释义因子出现的频率都较高(如程度因子)。

(二)《学汉语》与《牛津中阶》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分布特点对比

通过对《学汉语》和《牛津中阶》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所占比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其释义因子的分布呈现出如下特点,对比如下:

1.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都普遍重视义核的重要作用

从各类释义因子的分布状态来看,附属释义因子往往围绕义核呈众星拱月般分布,这也从释义框架角度印证了心理动词的非自足性。在附属因子上,《学汉语》中程度因子数量>客体因子数量,《牛津中阶》客体因子数量>程度因子数量。对于每个心理活动义位,其释义配列都是以义核为主导,辅以其他释义因子。

2. 两部词典中客体因子与主体因子相比凸显度更高

一方面,关于客体因子与主体因子的比重,《学汉语》是33:10,而《牛津中阶》则是63:8,说明两部词典对客体因子的关注度都远高于主体因子;另一方面,从统计数据来看,《牛津中阶》比《学汉语》更重视客体因子。于屏方也认为,“与

义位的释义因子分布

经过对《学汉语》和《牛津中阶》共有心理动词义位中各释义因子的分析,得出各释义因子频率所占比例。如下表9所示:

被释义位关系最为紧密的是主体参数和客体参数,它们在动作义位的释义过程中具有普遍的辖域。尤其是客体参数,与义核的关系更为紧密”^{[5]211-212}。

3. 程度因子在心理动词释义中起重要区分作用

在《学汉语》与《牛津中阶》中的附属释义因子中,程度因子与其他附属因子相比,频率凸显度都较高。这是因为心理动词本身就是反映人的心理情绪或情感态度的,也就隐含了情感趋向的方向和程度。这种情感趋向包括趋向积极情绪,也包括趋向消极情绪,因此需要程度因子的辅助,尤其是对于同义语义场中表示心理活动的同义动词的区分非常重要。

三、《学汉语》与《牛津中阶》心理概念域中“希望类”动词义位的释义分析

于屏方认为,“辞书编纂过程中,需要以语义学——包括认知语义学和结构语义学——对词汇的体系性研究作为理论基础,实现意义的系统描写”,而“对义位意义的系统描写,关键是实行按范畴释义,表现为基于典型群的释义”^{[5]221}。典型群指由于意义上的联系而聚合在某个语义场中的多个词位(或义位),如根据共性义素或区别性义素所划分的同义语义场或反义语义场。我们将《学汉语》《牛津中阶》中同属心理概念域的动词

进行分类,得到了21个同义语义场,即典型群。
 在此选取了其中的“希望类”语义场进行分析。

本文根据两部词典中“希望类”动词的释义
 内容分析出了其不同的释义配列,如表10所示:

表10 “希望类”动词语义场词目释义及释义配列

“希望类”语义场	词目	释义	释义配列
《学汉语》	渴求	很迫切的要求或追求	程度+核1+核2
	渴望	非常希望	程度+单核
	乐意	十分愿意	程度+单核
	梦想	①十分渴望,非常希望	程度1+核1+程度2+核2
	巴不得<口>	迫切盼望、希望(这种希望一般是可能实现的)	程度+单核+(条件)
	盼	盼望	单核
	盼望	非常希望(得到或实践)	程度+单核+(结果)
	指望	①(心情很迫切地)等待,希望(得到好处)	(主体+程度)+核1+核2+(结果)
	期待	充满希望地等着	方式+单核
	期望	对将来的前途或事物抱有希望或等待	客体1+客体2+核1+核2
	情愿	自己心里愿意	主体+单核
	希望	①心里想要达到某种目的或出现某种情况	主体+单核+客体1+客体2
	望	(三)希望	单核
	甘心	从心里愿意这样做	主体+单核+主行
	甘愿	从心里愿意,一点也不勉强	主体+核1+程度+核2
	愿意①	①同意做;符合自己的心愿	核1+核2+主体
愿意②	②希望做什么或希望发生什么	核1+客体1+核2+客体2	
《牛津中阶》	yearn	to want sb/sth very much, especially sth that you cannot have	单核+客体+程度1+特殊客体+限定
	dream ²	2 to imagine sth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ppen	单核+客体+限定
	fantasize	to imagine sth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ppen	单核+客体+限定
	expect ¹	1 to think or believe that sb/sth will come or that sth will happen	核1+核2+客体1+客行+客体2+客行
	wish ¹	2 to say to yourself that you want sth that can only happen by good luck or chance	客体+主体+单核+限定
		1 to want sth that cannot now happen or that probably will not happen	单核+客体+客行+客行
	hope	3 to want to do sth	单核+客体
		to want sth to happen or be true	单核+客体+目的
want ¹	1 to have a desire or a wish for sth	核1+核2+客体	

通过以上对《学汉语》和《牛津中阶》“希望类”动词义位的释义分析,两部词典的各类释义因子如图1所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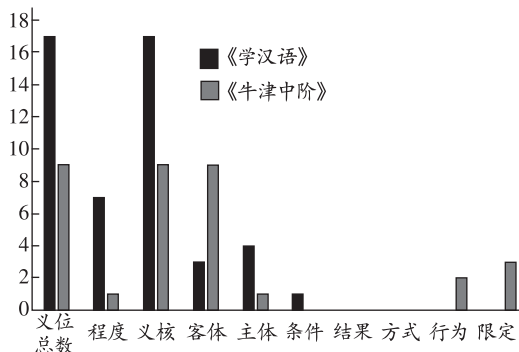


图1 《学汉语》和《牛津中阶》“希望类”动词义位释义因子类型比较

我们认为,两部词典“希望类”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框架主要表现出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从释义因子类型的选择来看,《学汉语》注重义核的作用,义核的统摄范围为100%,起主导作用。在附属释义因子行列中,《学汉语》中的程度因子凸显度最高,仅次于义核。如《学汉语》在释义语中出现了“非常”“十分”等程度因子,这对于辨析同义义位起到一定提示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渴望”和“盼望”的释义语都使用了“非常”这一程度因子,但是并不能从释义

①计算方法是:同一个义位中的相同类型的释义因子只能记为一次,按照这种方法,将表10汉语和英语“希望类”心理动词义位中的各种类型的释义因子分别加以统计,即为本数据。

内容上看出“渴望”的语义程度更深。因此,还需要适当增加其他释义因子,如客体因子。另外,主体因子和客体因子在释义框架中也有所凸显,但所占比例比程度因子要低。

《牛津中阶》中义核所占频率也达到了100%,在附属释义因子中,客体因子频率最高,与义核所占频率相同。这说明《牛津中阶》在对“希望类”心理动词释义时,在附属释义因子中更注重客体因子。此外,对限定因子和行为活动因子也有所关注。

其次,从“希望类”心理动词释义配列的“求同”方面来看,两部词典在该语义场中的释义配列坚持了以“义核”为中心的原则,同时根据释义需求增加或减少其他附属释义因子。上述做法基本遵循了“同场同模式”的释义方式,符合词典释义的系统性原则,这是其优点所在。从释义配列的“求异”方面来看,在同义语义场中,在遵循基本释义模式的基础上,释义应该更加凸显义位与义位之间起区别作用的语义特征,这是理论上的一种要求。就释义的区别性来说,两部词典的实际释义表现有所不同。

《学汉语》在对该语义场动词义位释义时,凸显义位与义位之间差别的释义因子主要是“程度因子”“主体因子”“客体因子”。如“盼望”“渴望”等,“盼望”释义为“非常希望(得到或实践)”;“渴望”释义为“非常希望”。两者的释义模式都是在义核的基础上增加了“程度因子”。再如对“甘心”和“甘愿”的释义模式,都突出了“心里”这个“主体因子”。这些都是“求同”的表现。“盼望”的释义是在义核基础上添加结果因子“得到或实践”,以表现其义域;“甘愿”的释义则是在义核“不勉强”基础上增加了程度因子“一点儿”,这是“求异”的表现。

与《学汉语》相比,《牛津中阶》在遵循“义核”为中心的释义模式同时,其他附属因子的区别作用相对明显,释义模式中的附属释义因子集中在“客体”和“限定”上,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被释词需要对释义因子进行增减。如对“yearn”和“hope”的释义中义核同为“want”,但“yearn”的释义内容更加具体,突出了“特殊客体因子”的作用。

为了有效揭示义位之间的差异性,在使用词条释义的传统方法之下,国外辞书做了很多的探

索。如牛津、朗文、柯林斯等国外品牌辞书,借助语料库技术,在外向型英语学习词典中专门设置同义词辨析(Thesaurus)栏目,这种编纂模式目前已经比较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也出版了专门的同义词词典,像张志毅编著的《简明同义词词典》(1981)、刘叔新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1987)等。近些年,国际中文教育蓬勃发展,在吸收汉语同义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在汉语学习词典中也引入了设置同义词辨析栏的做法,如2020年出版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由张志毅先生主编的这部“词典提供了1800多项语用提示,980多组‘辨析’,从不同角度加强了词典的学习功能”^[18]。

研究发现,《学汉语》为了解决“盼望”“渴望”释义区分度较低的问题,在词条“盼望”之下,通过附加栏的形式,从语义和语法两个方面辨析了“盼望”“渴望”二者的异同,这对于母语为非汉语的习得者来说是有帮助作用的。

第三,从对同义词群内部核心成员的释义精细度来看,义核往往选取词价最高者(即核心成员),并对其进行详细释义。例如:《学汉语》中的“希望类”语义场以“希望”一词为核心词,同时“渴望”“梦想”“巴不得”“指望”“期待”“期望”“望”“愿意”等词位或义位在释义中都是将“希望”作为义核。《牛津中阶》则是围绕核心词“want”而形成典型同义词群,对于“want¹”的释义非常详细具体,其他义位(如“wish”“yearn”“hope”)则是以“want¹”这一典型义位为核心(或作为义核)进行释义。例如:

【渴望】非常希望。

【盼望】非常希望(得到或实践)。

【期望】对将来的前途或事物抱有希望或等待。

【yearn】to want sb/sth very much, especially sth that you cannot have.

【hope】to want sth to happen or be true.

我们认为,将“希望类”心理动词义位放之于语义场内部进行释义研究是有意义的。通过对子语义场中义位释义因子及其释义配列的细致描写,可以帮助词典释义合理配置释义因子,大致构建出被释词的释义框架,从而完善和改进心理动词的释义内容。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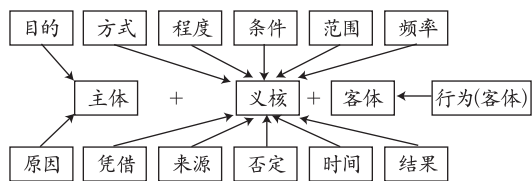


图2 心理动词宏观释义模式①

以上是我们在借鉴冯海霞动词宏观释义模式基础上^{[12][192]},建构出心理动词的宏观释义模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心理动词的释义框架中都会出现上图中所有的释义因子,而是在释义系统观的指导下,在义核的基础上凸显或隐含相应的外围释义因子,而凸显或隐含的外围释义因子取决于同一语义场内部相关义位的共性或区别性义素。

李智初指出:“辞书释义系统性中,同一个语义场^②的若干个词的释语模式应该相同。这是词典释义系统性的重要体现。”^[19]在心理动词语义场下“希望类”心理动词的释义因子的离散与聚集表现出是否符合词典释义的系统性^③。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辞书微观结构中,“词条+释义+配例”是内向型普通语文词典的一种主要的做法,但是它属于词义的解码,主要是为了理解词义,服务于阅读理解等输入性的语言活动,而目前二语习得者对写作、口语表达等输出性的语言活动越来越重视。这种输出性的语言编码活动涉及到选词造句,需要较高的语言运用能力。因此随着词典用户的二语编码意识不断强化,在词典编纂实用主义倾向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辨析同义词,提供词语的搭配信息和语用信息,成了编纂外向型学习词典必须深度思考的问题。

章宜华认为:“当表述一个词汇单位的意义时,必须提供这个词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出现的句法结构和使用环境。”^{[20][169]}在外向型学习词典的释义中,我们主张释义的系统性,但如果对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相关义位进行了形式化的释义,学习者仍然无法准确理解词义,不能实现恰当运用的目的,那么可以依靠其不同的配例,揭示其语法、语用上的特点,或者借助同义词(或易混淆词)辨析附加栏的形式,对相关词位(或义位)的语义、语法和语用做较为细致的比较,这样更有利于提高二语习得者的学习效果。

“目前,国内大学英语教学越来越强调对学习者实际语言应用能力,即对以语言产出为标志的语言编码能力的培养。”^[21]不论是国内的英语学习者,还是将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者,都越来越

重视提升自身的语言编码能力。对此,杨玉玲指出:“二语词汇学习的广度和深度要求学习型词典应集解码和编码功能于一体,而对学习者交际能力、语言产出的重视又要求学习型词典更加重视编码功能。”^[22]因此,我们编纂出版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以及汉-英或英-汉学习词典也应该朝着编码与解码双向驱动的目标努力,以适应二语词汇深度习得与应用的需要。

四、余论

本文在原型范畴观的指导下,从释义因子理论出发,对《学汉语》与《牛津中阶》中共有的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分别提取了17类,并选取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6类进行了描写和分析。通过对比两部词典中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因子,发现它们的分布具有如下特点:两部词典都比较重视义核的作用;两部词典中的客体因子比主体因子的凸显度高;程度因子在心理动词释义中起重要区分作用。为了深入对比两部词典心理动词的释义模式,本文对“希望类”心理动词义位进行了封闭研究,发现两部词典在释义上呈现如下特点:从释义因子类型的选择来看,普遍重视义核,但对某些附属因子的关注度存在差异;在释义配列的“求同”和“求异”上,基本贯彻了“同场同模式”,但《牛津中阶》附属因子的选择要比《学汉语》更有针对性,对学习者来说词义区分度更高;从同义词群(典型群)内部核心成员的释义精细度来看,发现两部词典中充当义核的往往是典型

①关于心理动词的宏观释义模式,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释义模式,其中涉及到16种释义因子,其主要的模式是主体+义核+客体,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因子和客体因子在释义配列中总会同时出现;关于行为活动因子,我们强调了客体的活动因子,主要是因为《牛津中阶》中有一定的使用量;主体的活动因子,在使用中也有少量使用,但是它与义核的关系比较复杂,有的情况下,如果做宽泛处理,完全可以纳入到义核之中。关于“客体活动因子”,于屏方(2007)在《动作义位释义的框架模式研究》中称之为“客体的继发活动”。

②语义场具有层级性,可以分为高层语义场、中层语义场和底层语义场,这里指底层语义场。

③在词典释义的评价方面,目前一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词典编纂的内部进行评价,如是否符合同场同模式和同类同模式等释义模式,这体现了辞书编纂的技艺性原则;二是从词汇系统角度来看,释义是否能够反映从实际语料中提取出的词义特点,即词义系统内部不同词位之间义位的区别性特征与共性语义特征,这体现了语文辞书编纂的语文性原则、词汇学原则和语义学原则;三是从词典用户视角来看,辞书作为一种知识产品能否满足母语者和二语习得者词汇查考、应用等实际需求,这体现了辞书在知识服务方面的用户友好原则。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辞书研究者主要从前两个方面对释义质量进行评价,而辞书出版部门一般会通过市场调研,对目标用户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查了解,以提升辞书质量,构建辞书的核心竞争力。

群内部词价最高者,其释义精细度也更高。在此基础上,我们建构了心理动词的宏观释义模式。

我们认为,要根据原型范畴选择不同的典型群实现词的系统化释义,在动词的释义中要特别重视义核的支配作用,因此义核可以从同义语义场中选择词价最高的词位充当;在辅助释义因子中要特别注意客体因子和主体因子。当然,其他辅助释义因子也要在具体释义框架中灵活地选择凸显或者隐含。在对外汉语动词教学中,教师要明确同动词搭配的客体和主体等所承担的语义角色,及其在句法或语用上的其他限制条件,要让二语习得者既了解动词的意义,也能懂得其用法,进而能够遣词造句,实现自由交际的目的。

目前,我们的外向型学习词典编纂与汉语本体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结合度并不高。对此,蔡永强提出“加强汉语本体、汉语教学、词典学三位一体建设研究”,“释义用词的研究与实践,三位一体建设是基础”^[23]。“释义因子理论”正好可以跟以上三个方面进行结合研究,可在以下五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检验对外汉语教材或学习词典中的词汇的语义释义是否既简明又准确;第二,作为多义词义项划分的参考依据;第三,发现同义词词典的语义、语法或语用层面辨析是否遗漏具有区分作用的要素;第四,验证外向型学习词典使用的释义元语言是否符合二语习得者的学习水平;第五,实现典型词群内部义位释义程序的有序性和扩展性。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语义层面释义因子的划分比较繁杂,在客观标准与具体操作过程中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其次,本研究仅从语义层面对汉英共有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做了一些探索,如果在释义研究中将语法和语用层面考虑进来,将会增强这一研究的全面性与科学性;再次,本研究只是从词典编纂的内部系统以及词汇系统两个方面对心理动词义位的释义进行评价,而未涉及到用户需求的调查,特别是缺乏二语习得者对两部词典的使用反馈,因此有待下一步进行拓展研究。

参考文献:

- [1] 张家骅,彭玉海,等.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 符淮青.“词义成分—模式”分析(表动作行为的

词)[J]. 汉语学习,1996(5).

[3] 符淮青.“词义成分—模式”分析(表名物的词)[J]. 汉语学习,1997(1).

[4] 符淮青.“词义成分—模式”分析(表性状的词)[J]. 汉语学习,1997(3).

[5] 于屏方. 动作义位释义的框架模式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 刘伟,李树正.《现代汉语词典》形容词释义因子研究[J]. 励耘语言学刊,2017(2).

[7] 章宜华. 学习词典释义结构与释义方法初探——英、法、汉语学习词典的对比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9(3).

[8] 章宜华. 基于用户认知视角的对外汉语词典释义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 于屏方,杜家利. 汉英学习词典对比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0] 于屏方. 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1] 胡文飞. 内向型汉英学习词典多维释义模式的构建:基于心理动词的词典学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2] 冯海霞. 语文词典语义类别释义的多维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3] 吕文华,鲁健骥. 商务馆学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4] Alison Waters, Victoria Bull. 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第5版)[Z]. 刘常华,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5] 文雅丽. 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D].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7.

[16] 刘锐诚. 学生实用汉英双解大词典(第5版)[Z].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17] Dinna Lea. 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Z]. 孟庆升,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18] 白冰.《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出版实践[J]. 出版参考,2021(9).

[19] 李智初. 现代语文辞书释语的同场同模式原则[J]. 辞书研究,2007(3).

[20] 章宜华. 语义学与词典释义[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1] 乔丽婷. 编码驱动的英汉学习型词典名词条目深度描写研究[J]. 外语研究,2018(5).

[22] 杨玉玲. 解码编码双驱动的融媒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理念与实践[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

[23] 蔡永强.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用词[J]. 辞书研究,2018(4).

Comparative Study of Sememe Definitions of Shared Psychological Verbs in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ommercial Press* and *Oxford Intermediate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IU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totype category theory, the study compares sememe definitions of shared psychological verbs in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ommercial Press* and *Oxford Intermediate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by adopting the theory of paraphrasing factor, and find that the two dictionaries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meaning core, the object factor is more prominent than the subject one, and the degree factor plays a prominent role in paraphrasing. On this basis, a closed study is made on the sememes of psychological verbs of "hope" category. It is found that they show the following features in the definitions: from the type selection of paraphrasing factors, they general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eaning core, but pay different attention to some accessory factors; in terms of definition examples, they basically carry out the idea of "the same field and the same model", but the latter is more targeted in the selection of accessory factors than the former, and the meaning differentiation is higher for learners; in terms of the paraphrasing precision of inner core members of the synonym group, the words that act as meaning cores are often the ones with the highest word value in the typical group, and the paraphrasing precision is also higher. Finally, a macro paraphrasing model of psychological verbs is constructed, an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theory of paraphrasing factor has a certain application value in paraphrasing the dictionary, sense division of polysemy, discrimination of confusable words, and so on.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verb; paraphrasing factor; paraphrasing model; dictionary for foreign learners; comparative study

(责任编辑 合 壹)